



展览现场图

午间狂欢

陈维：午间俱乐部
中国杭州 | JNBY 第一回艺术展
2016 年 3 月 28 日 — 5 月 14 日

（陈辉 | 文）中午 12 点 15 分，推开两层重重的黑色帘布，我的瞳孔急剧地扩张。伴随着轻微的眩晕，我的脚探索着，我看到了一些微弱的光漂浮在黑暗晦涩的空间中，但是那远远不够让我辨认出任何的秩序和形状。

这就是我在中午 12 点 15 分进入“午间俱乐部”展馆的情况。虽然突然照射强光时瞳孔的急剧收缩和突然遭遇黑暗时瞳孔的急剧扩张都是受配于交感神经信号的虹膜括约肌活动，但两者带来内容却完全不一样——前者是暴露、活动、捕食和公开，后者则是洞穴、睡眠、梦境和自我。

人类一向是日间动物，是俱乐部文化将人改造成夜间行动的幽灵，这种改造不是通过给予足够的光给黑夜的人们，而是通过剥夺人们的睡眠来让人直面黑夜的无穷无尽。人类曾经是在梦境的宽慰中度过这些无穷无尽。俱乐部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黑夜的文化，它把一个人在黑夜中的喃喃自语戏剧化和空间化，它形成了一个新的

“夜”的概念，更加形象，更加清晰，却不那么吸引人。它在给予人们狂欢的同时，也给予了挥之不去的落寞。

那么，“午间俱乐部”是一个悖论吗？一个故意在午间 12:00—14:00 点开放的俱乐部，它是在昭示着没有了黑夜庇护的俱乐部文化的末日吗？当我慢慢地恢复我的视力，我开始看到渐隐渐现的霓虹灯、扭曲破裂的啤酒杯、布满玻璃碎片的钢管舞台、“where are you going tonight?” 的海报和烟雾缭绕却寂静的舞池；这里与其说是一个俱乐部，倒不如说是一个刚从俱乐部狂欢回来的人的寂寥的灵魂。因此我愿意说“午间俱乐部”当然是一个悖论，但不仅仅是一个悖论，它也是一个镜的对照，用同样的物质映像着两个不同的形象：身体的狂欢和精神的寥廓。因为从某种感官程度上来说，离开幽静的夜晚的道路进入城郊喧闹的俱乐部所带来的肾上腺素的骤升，和正午十二点从车水马龙的街道走入暗湿的午间俱乐部所引起的虹膜约括肌急剧的扩张是一样的。这种落差让每一个城市的俱乐部成员为之上瘾。